

●卷十五 三洞经教部·经六斋

◎黄帝阴符经叙知

《阴符》自黄帝有之，盖圣人体天用道之机也。《经》曰：得机者万变而愈盛，以至于王；失机者万变而愈衰，以至于亡。厥后伊吕得其末分，犹足以拯生灵，况圣人乎？其文简，其义玄。凡有先圣数家注解，互相隐显。后学难精，虽有所主者，若登天无阶耳。近代李筌，假托妖巫，妄为注述，徒参人事，殊紊至源。不惭窥管之微，辄呈酌海之见。使小人窃窥，自谓得天机也。悲哉！臣固愚昧，尝谓不然。朝愿闻道，夕死无悔。偶于道经藏中得《阴符传》，不知何代人制也。词理玄邈，如契自然。臣遂编之，附而入注。冀将来之君子，不失道旨。

◎黄帝阴符经 ——张果注解

经曰：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观

观自然之道，无所观也。不观之以目，而观之以心。心深微而无所不见，故能照自然之性。性惟深微而能照，其斯谓之“阴”。执自然之行，无所执也。故不执之以手，而执之以机。机变通而无所系，故能契自然之理。夫惟变通而能契，斯谓之“符”。照之以心，契之以机，而“阴符”之义尽矣。李筌以“阴”为“暗”，“符”为“合”，以此文为序首，何昧之至也。

故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

五贼者，命、物、时、功、神也。传曰：圣人之理，图大而不顾其细，体瑜而不掩其瑕。故居夷则遵道布德以化之，履险则用权发机以拯之。务在匡天地，谋在济人伦。于是用大义除天下之害，用大仁兴天下之利，用至正措天下之枉，用至公平天下之私，故反经合道之谋，其名有五，圣人禅之，乃谓之贼；天下赖之，则谓之德。故贼天之命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黄帝所以代炎帝也。贼天之物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帝尧所以代帝摯也。贼天之时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帝舜所以代帝尧也。贼天之功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大禹所以代帝舜也。贼天之神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殷汤所以革夏命也。週武所以革殷命也。故见之者昌，自然而昌也。太公以贼命为用味，以取其喻也。李筌不悟，以黄帝贼少女之命，白日上腾为非也。

五贼在乎心，施行在乎天；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

《传》曰：其立德明，其用机妙，发之于内，见之于外而已矣。岂称兵革以作寇乱哉？见其机而执之，虽宇宙之大，不离乎掌握，况其小者乎？知其神而体之，虽万物之众，不能出其胸臆，况其寡者乎？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，不亦盛乎？不亦大乎？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，顺之可以神仙不死。诬道之甚

也。天性，人也；人心，机也。立天之道以定人也《传》曰：人谓天性，机谓人心。人性本自玄合，故圣人能体五贼也。

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

《传》曰：天机张而不生，天机驰而不死。天有驰张，用有否臧。张则杀威行，驰则杀威亡。人之机亦然。天以气为威，人以德为机。秋冬阴气严凝，天之张杀机也，故龙蛇畏而蛰伏。冬谢春来，阴退阳长，天之驰杀机也，故龙蛇悦而振起。天有寒暄，德亦有寒暄。德刑整肃，君之张杀机也，故以下畏而服从。德失刑偏，君之驰杀机也，故奸雄悦而驰骋。位有尊卑，象乎天地，故曰：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，寇乱所由作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，尊卑由是革也。太公、诸葛亮等以杀人过万，大风暴起，昼若暝。以为天地反覆，其失甚矣。

天人合德，万变定基

《传》曰：天以祸福之机运于上，君以利害之机动于下，故有德者万变而愈盛，以至于王；无德者万化而愈衰，以至于亡。故曰天人合德，万变定基。自然而然也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

《传》曰：圣人之性，巧于用智，拙于用力。居穷行险，则谋道以济之；对强与明，则伏羲以退避之。理国必以是，用师亦以是。

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

《传》曰：九窍之用，三要为机。三要者，机、情、性也。机之则无不安；情之则无不邪；性之则无不正。故圣人动以伏其情，静以常其性，乐以定其机。小人反此，故下文云：太公为三要，为耳、目、口。李筌为心，神、志，皆忘机也。俱失《阴符》之正意。

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；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。知之修炼，谓之圣人

《传》曰：夫木性静，动而生火，不觉火盛，而焚其质。由人之性静，动而生奸，不觉奸成而乱其国。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，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，则天下之人，彼愚而我圣。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，死者自谓得其死，无为无不为，得道之理也。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。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

《传》曰：天地以阴阳之气化为万物，万物不知其盗。万物以美恶之味飧人，人不知其盗。人以利害之谟制万物，万物不知其盗。三盗玄合于人心，三才静顺于天理。有若时然后食，终身无不愈；机然后动，庶类无不安。食不得其时，动不得其机，殆至灭亡。

故曰食其时，百骸治；动其机，万化安。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其神所以神

也

《传》曰：时人不知其盗之为盗，只谓神之能神。《鬼谷子》曰：彼此不觉谓之神。盖用微之功著矣。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盗，别以圣人、愚人为喻，何甚谬也。

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

《传》曰：日月有准，运数也；大小有定，君臣也。观天之时，察人之事，执人之机，如是则圣得以功，神得以明。心冥理合，安之善也。筌以度数为日月，以余分为大小，以神气能生圣功神明，错谬之甚也。

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也。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轻命

《传》曰：其盗微而动，所施甚明博，所行极玄妙。君子用之，达则兼济天下，太公其人也。穷则独善一身，夫子其人也。岂非择利之能审乎？小人用之，则惑名而失其身，大夫种之谓欤？得利而亡义，李斯之谓欤？岂非信道之不笃焉？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。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。三返昼夜，用师万倍

《传》曰：瞽者善于听，忘色审声，所以致其聪。聋者善于视，遗耳专目，所以致其明。故能十众之功。一昼之中三而行之，所以至也。一夜之中三而思之，所以精也。故能用万众之人。李筌不知师是众，以为兵师，误也。

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，机在于目

《传》曰：心有爱恶之情，物有否臧之用。目视而察之于外，心应而度之于内。善则从而行之，否则违而止之，所以劝善而惩恶也。筌以项羽昧机，心生于物；以符坚见机，心死于物。殊不知有否臧之用。

天之无恩而大恩生，迅雷烈风莫不蠢然

《传》曰：天以凶象咎徵见人，人能儆戒以修德。地以迅雷烈风动人，人能恐惧以致福。其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。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，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。与《阴符》本意殊背。

至乐性余，至静性廉

《传》曰：情未发谓之中，守中谓之常，则乐得其志而性有余矣。性安常谓之自足，则静得其志而廉常足矣。筌以奢为乐性，以廉为静，殊乖至道之意。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

《传》曰：自然之理，微而不可知，私之至也。自然之功，明而不可违，公之至也。圣人体之亦然。筌引《孙子》云：视卒如爱子，可以之俱死。何也？

擒之制在气

《传》曰：擒物以气，制之以机，岂用小大之力乎？太公曰：岂以小大而相制哉？筌不知擒之义，误以禽兽。注解引云玄龟食蛇，黄腰啖虎之类，为是悲哉！

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

生者，人之所爱，以其厚于身。太过则道丧，而死自来矣。死者，人之所恶，以其损于事。至明则道存。而生自固矣。福理所及谓之恩，祸乱所及谓之害，损己则为物之所益，害之生恩也。筌引《孙子》用兵为生死，丁公、管仲为恩害。异哉！

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人以虞愚，我以不虞圣。人以期其，我以不期其圣

《传》曰：观天之运四时，察地之化万物，无所不知，而蔽之以无知，小恩于人，以蒙自养之谓也。知四时之行，知万物之生，皆自然也。故圣人于我以中自居之谓也。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。人之死亡，譬如沉水自溺，投火自焚，自取灭亡。理国以道，在于损其事而已。理军以权，在于亡其兵而已。故无死机则不死矣，鬼神其如我何？圣人修身以安其家，理国以平天下，在乎立生机。以自去其死性者，生之机也。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，死之机也。筌不天道，以愚人、圣人、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，失之甚也。

故曰沉水入火，自取灭亡

注在上矣。

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

《传》曰：自然之道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动静皆得其性，静之至也。静故能立天地，生万物，自然而然也。伊尹曰：静之至，不知所以生也。

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

《传》曰：浸，微也。天地之道，体著而用微，变通莫不归于正，微之渐也。微渐故能分阴阳，成四时。至刚至顺之谓也。

阴阳相推，而变化顺矣

《传》曰：圣人变化顺阴阳之机。天地之位自然，故因自然而冥之，利自然而用之，莫不得自然之道也。

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，因而制之

注在文上。

至静之道，律历所不能契

《传》曰：道之至静也，律历因而制之，不能叶其中鸟兽之谓也。

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；八卦甲子，神机鬼藏

《传》曰：八卦变异之伎，从是而生。上则万象，下则万机。用八卦而体

天，用九畴而法地。参之以气候，贯之以甲子，达之以神机，闭之以诡藏，奇譎之荡自然也。

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进乎象矣

《传》曰：阴阳相胜之术，恒微而不违乎本，明之信可明，故能通乎精曜象矣。

◎天机经解《阴符》

叙曰：有机而无其人者败，有其人而无其道者败，故《易》曰：“即鹿，无虞。惟入于林中。君子几不如舍，往吝。”故圣人观其时而用其符，应其机而制其事，故能运生杀于掌内，成功业于天下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”是以圣人保之于灵台，以观机变。卷之则自胜，舒之则胜人。察之则无形，用之则不极。《易》曰：“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而《阴符》象之矣。故圣人不测之符，陶均天下而无所归怨矣。夫天为地主，道为德君，故圣人奉地而法天，立德而行道。举天道而为经首，明地以奉之。《易》曰：乃顺承天，待时而动。是故圣人将欲施为，必先观天道之盈虚，后执而行之。举事应机，则无遗策。《易》曰：“后天而奉天时。”

△昌知

夫圣人法地而奉天，立德而行道。居天地道德之间，建莫大之功者，未有不因五贼而成也。五贼者：其一贼命、其二贼物、其三贼时、其四贼功、其五贼神、皇帝王霸权变之道也。是以圣人观其机而应之，度其时而用之，故太公立霸典而灭殷朝，行王风而理週室，岂不随时应机，驱驰五贼者也？故圣人立本于皇王之中，应机于权霸之内。经邦治身，五贼者备矣，则天下望风而从之，竭其性命而无所归其恩怨也。乃谓之曰：有道之盗，无形之兵。呜呼！寇莫大焉。五贼在心，擒纵在手，治身佐世，莫尚于斯经云：“见之者昌，”不亦宜乎？

△身知

术曰：夫人心，身之主，魂之宫，魄之府。将欲施行五贼者，莫尚乎心。事有所图，必合天道。此则宇宙虽广，览之只在于掌中；万物虽多，生杀不离于术内。则明天地不足贵以远、以厚，而况耳目之前乎？

△机知

夫杀机者，两朝终始之萌，万人生死之兆。处云雷未泰之日，玄黄流血之时。故天之为变也，则龙出于田，蛇游乎路，此为交战之机，故曰龙蛇起陆。人之为变也，则春行秋令，赏逆罚忠，此为颠堕之机，故曰天地反覆。天人之机同时而发，虽千变万化，成败之机定矣。

△藏古

夫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；智者能愚，愚者不必能智。故圣人时通则见其巧而建其功；时否则见其拙而昧其迹。故孔明《序》曰：太公八十，非不遇也，盖审其主焉。呜呼！性命巧拙之时，识达行藏之势，可以观变察机，运用五贼。所以然者，夫圣人所以深衷远照，动不失机，观天料人，应时而作。故《易》曰：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？

#### △静主

夫九窍者，在天为九星；在地为九州；在人为九窍。九窍之气不正，故曰受邪。受邪则识用偏，识用偏则不可发机观变。故九窍之急，在乎三要。太公曰：耳、目、口也。夫耳、目、口者，心之佐助也；神之门户也；智之枢机也；人之祸福也。故耳无聪不能别其音，目无明不能见其机，口无度不能施其令。夫三要精，上不能治国，下不能治家，况兵者乎？悬人之性命，为国之存亡，静动之间，不得无事，岂可轻而用之？

#### △人斋

夫火生于木，火发而木焚。国生于奸，奸深则国乱。亦犹蚕能作茧，茧成则杀其身；人能生事，事烦则害其命。非至圣不能修身炼行，防之于未萌，治之于未乱。夫十围之木，起于拱把；百仞之台，起于足下。治小恶不惧，必成大祸。呜呼！木不相摩，火无由出；国无乱政，奸无由生。有始有终，是非不动。能知之其惟圣人乎？

#### △安知

万物盗天地之精以生成，人盗万物之形以御用，万物盗人之力以种植，彼此相盗，各获其宜，俱不知为万物化。故能用机者，法此三事，以道之盗而贼于物。物亦知为盗之道。所以然者，贵得其时也；贵得其机也。故曰合其时而食则百骸治，应其机而动则万化安。乖时失机，则祸乱生也。

#### △神古

老君曰：功成不有，为而不恃。此全生立德之本也。夫小人者，贪其财则以身徇利，爱其名则以力争功，矜衒神迹而求神名，物共嫉之，必丧其命。欲益招损，是不神矣。夫君子建大功而不恃，防小祸于未萌，退己进人，推能让物，物共戴之，故不夺其利。自发神智，不能争物，物共让之。不居其后，为损招益，是以至神矣。故老君曰：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诚哉言也！

#### △圣主

假如千年一圣，五百年一贤，应日月之数所生而大小之人定矣。夫大人出世，应明德而建圣功；小人当时，则废正纲而生祸乱。故太公说于西伯知人望而已归遇；刘琨表于琅琊识天时而未离晋陵；母自死知明主之必兴括，母不诛，见赵军之必败。故天道人事，贤者可以预知。佐非其人，夷于九族。故《易

》曰：长子帅师，开国成家。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。

### △命古

夫成败之道未形，死生之机未发，小人能见，君子能知，则易见而难知，见近而知远也。夫见机者则趋时而就利，皆不保其天年。知机者则原始而要终，固必全其性命。

### △倍古

瞽者善听，神不离于耳；聋者善视，心不离于目。其为听也，神专耳；其为视也，心则专目。耳之与目，递为用师。当用之时，利绝其一。心之所主，则无事不精，犹有十倍之利，何况反覆以此用之？三思精诚一计，顺时隐显，应机行藏，以此用师，固万倍之胜利。

### △物斋

夫人之心，无故不动。生之与死，缘物而然。物动则心生，物静则心死。生死之状，其惟物乎？

### △目古

目者神之门，神者心之主。神之出入莫不游乎目。故见机者莫不尚乎目，能知机者莫不尚乎心。

### △蠢然知

夫道不为万物而生春，万物感春气而自生。秋不为万物而杀，万物感秋气而自杀。其为生也，不恃其恩，不求其报，故其恩大矣。其为杀也，不恃其威，不求其惧，其威大矣。凡物，取而得之者小，不取而得之者大。故圣人不取。夫君王有道无道，则人民治乱之机。歌谣或乐或哀，则时年丰俭之兆。时人不能省察，天地乃降征祥；或五云腾起，七曜变行，皆因国风，是以然矣。且宋君失德，荧惑守心，及乎谢愆，退之三舍。用令侑古，皎在目前；以彼喻斯，岂劳心术？故智者悟于人事之初，而愚者晦于星象之后矣。

### △生知

老君以无为有母，静为躁君。夫静者，元气未分之初，形于元气之中，故能生天地万物。亦犹人弘静。其心不挠，则能生天下万物也。

### △胜主

胜，浸长也。天地之道，各自浸长。天则长阳也，地则长阴也。阴阳相招，一昼一夜，递为君臣，更相制胜，故曰阴阳相胜。夫开国用师，必侵天道。亦犹金火相交，而非交不伏也。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

### △顺主

《易》曰：刚柔相摩而生变化。变化不慝，故曰顺也。夫人之育身治性，尚不可逆时为之，而况经邦佐世之雄哉！

△契斋

至圣之道，窈然无为。无为则无机，无机则至静。夫律历之妙，动则能知。体既虚无，莫得施其管术，亦犹兵者不失其机，不露其衅，虽有智士，从何制焉？

△象古

奇器者，阴阳之故，能生万物，亦犹人心能造万事象矣。进前，象状也。八卦六甲，鬼神机密之事，刚柔相制之术，昭昭乎前列其状矣。